

全球化对复兴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与特征

——对后冷战时代伊拉克¹和叙利亚的个案考察

韩志斌

内容提要 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后冷战时代，复兴社会主义思潮呈现出以下特征：政治发展层面的有限民主化、执政理性化，即复兴社会主义国家以采取有限民主化改革措施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以理性化的思维来审视存在的问题，提高政权的社会整合力与增强其统治合法性与民众认同。经济变革层面的融入全球化经济理念，即政治稳定优先型经济模式。国际关系层面的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因素，理想主义因素少于现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和不同程度的反美情结。民族心理层面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潜在影响和部族主义复兴。

关键词 全球化 复兴社会主义 伊拉克 叙利亚

作者简介 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西安 710069）。

复兴社会主义是阿拉伯传统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历史交往形成的一种新思潮。其理论来源有传统的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国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④以“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为基本主张的复兴社会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民族主义运动中曾是一种革命力量，特别是在塑造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区政治、区域经济、民族文化格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挑战，后冷战时代的复兴社会主义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和适应性调整，并显示出新的特征。

有限民主化和执政理性化

全球化迅猛发展消弱着国家的权力范围、权力强度、权力形式，以及权力的制度基础和概念。哈勃特·迪特根认为全球化至少在几个层面对民族国家形成冲击：即破坏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夸大了国际机制、国际组织以及自组织

(Self organization) 的作用；削弱了民族国家存在的价值。^⑤正如麦克格鲁所说，全球化常与“民族国家的危机”密切相关。^⑥从现代化角度来看，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对全球化趋势所做出的反应，特别是对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形成、国家整合和大众的参与和动员、民主化浪潮挑战的回应。^⑦后冷战时代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的挑战，并实施一些回应性措施。

（一）复兴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有限民主化

¹ 本文指的是复兴社会党统治时期的伊拉克。

^④ 参见彭树智著：《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365页。

^⑤ Herbert Dittgen, “World without Borders? 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stat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4, No. 2, 1999.

^⑥ 杨雪冬著：《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⑦ 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政治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载谢立平、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5页。

改革措施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20 世纪 70~80 年代开始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来势汹涌。尽管直到伊拉克战争以前,中东地区受民主化的冲击较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最弱的,但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在复兴社会主义国家主要表现为权威主义政权的有限软化,在伊拉克表现得尤为明显。海湾战争以后,为了抵制联合国和美国的制裁,赢得民众的支持,伊拉克政府开始重建政治威信。1989 年伊拉克推进“民主改革”,如制定新宪法、总统全民选举法、政党法和新闻自由法,扩大国民议会的权利等。1991 年 7 月,伊拉克国民大会宣布反对党合法化。^①

在叙利亚,海湾战争后也感到了全球化民主浪潮催生的政治改革的压力,加大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改革力度。多年来,国民大会只不过给叙利亚政权搽上一层民主的亮彩。然而 90 年代以来,国民大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有所增强。逊尼派经济精英在叙利亚国民大会中比例的增加,改变了阿拉维派统治在民众心目中的独裁形象。^②巴沙尔上台后,在政治上进一步实行多党制度,自由选举,释放政治犯,进行反腐败运动和经济改革,减少军费开支,等等。他认为叙利亚必须“在正常的地区过一种正常生活。”^③

(二) 复兴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以理性化思维审视存在的问题,提高政权的社会整合力

第一,伊、叙两国都利用宗教或历史的联系,增强自身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在叙利亚,通过宣布自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事业的监护者,处于统治阶级的少数阿拉维派向大多数逊尼派穆斯林证明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属性,从而在阿拉伯地区获得影响,使自己成为该地区领导的可行候选人。在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开始向美索不达米亚寻求灵感,强调与古代伊拉克的天然联系。萨达姆曾将自己比拟为新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以证明自己权威的历史合法性。^④

第二,在政治实践上,伊叙两国都实施了某些措施,促进民众认同意识的加强。海湾战争以后,伊拉克在对外宣传上淡化了复兴党的政治色彩,避免给人造成复兴党控制一切的印象。叙利亚政府开始增强公众的政治自由化感觉,如通过

公民投票选举总统、释放政治犯、与穆斯林兄弟会对话等。^⑤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比其父更加务实,禁止在公共场所赞扬巴沙尔和挂其照片。巴沙尔经常批评一些官员说:“一些官员的做法经常使我很惊讶,当他们做事的时候,通常不是基于经济发展或者为人民解决问题为出发点。”^⑥

融入全球化经济理念 及政治稳定优先型经济模式

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历史进程。亨廷顿曾经说过:“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⑦中东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作为一种外源型现代化,一般都存在很多现代化通病,如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经济结构出现明显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性等特征。作为复兴社会主义国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也必须面对这些挑战。从经济现代化层面考虑,后冷战时代伊、叙两国复兴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变革主要在以下两个层面展开。

(一) 融入全球化的经济理念

1. 初步实行市场经济。伊拉克政府强调,复兴党人致力于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共同繁荣,伊拉克的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的。^⑧1995 年 12 月,萨达姆还提出新经济政策,强调以“战略眼光”和“自力更生”来组织过渡阶段的经济生活。1996 年通货膨胀得以控制,经济状况略有好转。叙利亚国内的学者和

^① See 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Second Edition, Westview, 2004, p. 262.

^② See Eyal Zisser, “The Alawis, Lords of Syria: From Ethnic Minority to Ruling Sect”, Ofra Bengio and Gabriel Ben-Dor (eds), *Minorities and the State in the Arab World*,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London, 1999, p. 137.

^③ Barry M. Rubin, *The Tragedy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2002, p. 112.

^④ See Amatzia Baram, *Culture,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the Formation of Ba'athist Iraq*, New York, 1991, p. 101.

^⑤ Eyal Zisser, *Asad's Legacy: Syria in Transi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84.

^⑥ Barry M. Rubin, op. cit., p. 106.

^⑦ [美国] 塞缪尔·P·亨廷顿著; 刘军宁译:《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59 页。

^⑧ 参见王京烈主编:《当代中东政治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7~138 页。

官员也意识到了通货膨胀的危机, 经济学家纳比·苏卡尔 (Nabil Sukkar) 说: “叙利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重组”¹。叙利亚商业和工业部联盟主席拉塔布·沙拉赫 (Rateb Shallah) 警告说: “拖延做出决定是不可行的, 因为我们将失去改革的机会。”^④ 叙利亚政府国民经济计划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90 年代以来, 叙利亚政府采取一种更自由开放的政策。1991 年 5 月, 政府通过了第 10 号法律, 鼓励外国企业到叙利亚投资。到 1998 年, 外国投资的项目有 1 494 个, 投资额共有 3 367 亿叙利亚磅 (约 85 亿美元)。^④

2. 有意识地参与信息社会, 引进西方先进科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始, 叙利亚社会各界, 特别是政治界, 对叙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未来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一种主张维持叙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 制止削弱政权的实质性改变; 另一种认为现政权要想在叙利亚国内外受敌视的特殊环境下生存, 须采取一种全新的视角和观点看待现状。叙利亚精英也处于两难困境: 他们既害怕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冲击其国家主权; 也意识到与世界接轨的必要性。1999 年在巴沙尔的影响下, 叙利亚加快国内信息化建设, 民众可以上网。2000 年 12 月 2 日, 巴沙尔主持召开复兴党地区领导机构会议, 决定允许在叙利亚建立民营银行和证券交易市场, 并责成有关部门研究叙磅兑换外币比率问题。^{1/4}

(二) 政治稳定优先型经济模式

有学者指出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政治性”的现代化, 其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国家整合和文化认同 3 个方面, 而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则比较薄弱。^{1/2} 这一特点在复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其弊端在于它常受到民族主义政治指向的影响。因为复兴社会主义国家决策者的政治性考虑是不稳定的, 发展经济已成为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手段。这就决定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不确定性, 甚至会出现偏离现代化目标的现象。

1997 年叙利亚国内的一篇题为《光明导致失明》的文章认为, 叙利亚国内存在两种经济学派, 前者忽视世界经济的存在, 没有认识到与全球经济整合的必要性; 后者主张将叙利亚融入世

界经济, 忽视了这一过程将会带来的政治和社会的动荡, 损害国家主权。作者认为叙利亚应该在二者之间, 选择中间道路。^{1/4} 自 1996 年以来, 叙利亚经济一直处于衰退中。尽管经济学家预计石油价格的上涨将引起经济增长, 但是叙利亚经济衰退仍然没有改善的迹象。囿于政治上的需要、意识形态上的宣传以及国家安全的考虑, 叙利亚经济仍在国营与私有、计划与市场的两难中徘徊, 没能给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这无疑影响了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民众的热情, 造成经济发展迟缓。经济上的改革由于受政治约束, 收效甚微。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将叙利亚说成是“博物馆里的收藏品”, 还保留着 1965 年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⑤ 关于经济发展问题, 叙利亚也处于两难困境中。经济发展可以促进民主观念的产生, 有助于产生政治民主化和形成政治文化的前提与基础, 即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公民社会的出现, 这些对于当权派则不感兴趣。因此, 一旦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产生矛盾时, 统治者往往会牺牲前者。政治权威和政治技巧是保证经济改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而这正是复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所缺失的。

利益主导型国家主义 与反美情结

在国际关系层面, 全球化正在两个方面对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造成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全球化理论对国家主权等核心概念提出质疑, 否定“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理论, 认为国家将不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 另一方面, 全球化使国家间形成一种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从而使民族国家日渐失去对本国经济的绝对控制权。这种全球化理论对奉行传统国家理论的复兴社会主

¹ See Barry M. Rubin, *op. cit.*, p. 104.

^④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00.

^{④⑤} See Eyal Zisser, *Asad's Legacy: Syria in Transition*, p. 189.

^{1/4} 参见王京烈主编: 前引书, 第 171 页。

^{1/2} 田文林: 《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 载《世界民族》, 2001 年第 4 期, 第 22 页。

^{1/4} See Eyal Zisser, *Asad's Legacy: Syria in Transition*, p. 194.

^⑤ 参见新华社联合国 2000 年 6 月 18 日英文讯。

义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它们在国际关系层面也发生了改变，反映了一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较为务实的趋向。

(一) 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因素，理想主义因素少于现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

泛阿拉伯主义包括防御型和进攻型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通过联合与合并的方式实现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如埃及和叙利亚曾经合并的阿联；后者则指利用对外战争实现以上目的，如叙利亚加入黎巴嫩战争，伊拉克发动了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¹从现实层面分析，由于历史原因、现实动因、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大国利益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复兴社会主义提出阿拉伯民族统一这一宏伟目标是很不现实的。后冷战时代，特别是海湾战争以后，复兴社会主义开始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审视这一历史问题，逐渐放弃或弱化阿拉伯民族统一的诉求。感情色彩浓厚的泛阿拉伯主义让位于现实导向的国家民族主义成为其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伊拉克突出强调伊拉克在阿拉伯历史上的作用。叙利亚改变传统的不结盟外交理念，越来越会用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眼光来调整自己的对外关系。在海湾战争中，阿萨德加入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并开始在美国主导下启动叙以和平进程。

(二) 不同程度的反美情结

伊拉克对美国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其原因有三：(1) 如果萨达姆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对美国做出妥协，就可能被国内外视为软弱，对其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威胁。这也是萨达姆在1991年1月美军对伊拉克发动攻击之前，拒不撤出科威特以及战后采取强硬立场的原因。(2) 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客观上增强了伊拉克的反美情绪。阿拉伯媒体判断认为：伊拉克人反对主张制裁的美国，而不是萨达姆。实际上，本·拉登对美国公开宣战和九一一事件，其原因均在于此。最后，通过外部压力，巩固国内的高压统治。从萨达姆的观点来看，让冲突继续下去有其益处。科威特学者沙菲克·哈巴尔(Shafeeq Ghabra)在其《伊拉克的暴力文化》一书中解释，从政权稳定的观点来说，与邻国或美国的危机使伊拉克国内民众对外部的危险变得敏感，更容易

接受萨达姆政权。^④

叙美关系比较复杂。两国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叙利亚反对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等问题上；其次，在阿以和平谈判中，叙利亚也一贯态度强硬，这令美国十分头疼。叙利亚政权总是对美国采取一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对抗与合作的态度，是美国的“潜在敌意国家”^④。叙利亚采取这种反美态度原因有三：第一，美国在叙以和平进程中对叙利亚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既有外援诱惑，也有威胁压力，这就决定了叙利亚也必须采取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对抗与合作的态度。第二，虽然叙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多年来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叙利亚一直主张和平，因此叙美合作有共同的利益基础。第三，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也较温和。由于参与海湾战争同盟，美国支持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实际控制。1996年3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反恐怖协议》，禁止美国企业与被指责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进行财政金融方面的交易。但是叙利亚被当做例外，以鼓励大马士革参与中东和平进程。^{1/4}

泛阿拉伯主义的潜在影响和部族主义复兴

在中东政治传统中有两大民族心理因素困扰和冲击着复兴社会主义，即泛阿拉伯主义历史心理和部族主义的传统心理。

(一) 从阿拉伯民族的历史源头来看，泛阿拉伯主义心理一直影响着复兴社会主义

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在阿拉伯民族的心理上培植了强烈的泛阿拉伯主义意识，以后，帝国虽然解体分化为几十个国家，但这仅仅是政治联系的解除，种族、宗教的联带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泛阿拉伯认同心理依然存在。尽管在中东历史

¹ See Malk Mufti, *Sovereign Creations: Pan-Arabism and Political Order in Syria and Iraq*,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53-256.

^④ See Barry M. Rubin, op. cit., p. 83.

^④ 韩志斌：《伊拉克战后中东国际关系的地缘性特征》，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1期，第14页。

^{1/4} 参见[美国]威廉·布鲁姆著；罗会均等译：《谁是无赖国家》，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上, 泛阿拉伯主义的实践大都以失败告终, 但是泛阿拉伯主义主要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却十分久远。正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所指出的,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曾是而且至今仍是服务于两国的地区性霸权的要求。¹ 萨达姆的泛阿拉伯主义在他的对外政策中得到突出体现。1980 年, 他举起泛阿拉伯主义的旗帜, 进行了两伊战争。1990 年, 作为迈向“阿拉伯统一的第一步”, 他出兵科威特, 引发了海湾危机。此后, 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卷入, 萨达姆又一次举起泛阿拉伯主义大旗, 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比做西方的“新十字军”, 而他则自誉为抗击“新十字军”的现代萨拉丁, 他又获得了相当一部分阿拉伯人的赞成和同情。正如现代化学者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 “通过唤起民族意识, 民族主义可以起社会动员和扮演大众趋同象征的作用。”^④ 阿拉伯世界的言论和新闻媒体都认为伊拉克是由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的国际同盟的牺牲品, 伊拉克的反美是英雄行为。萨达姆声称伊拉克“是真主的代表, 战争之母。”^⑤ 伊拉克复兴党执政 30 多年的主要原因与萨达姆总统的统治手段不无关系, 但同时也反映出复兴党的泛阿拉伯理论在群众心理中深厚的支持基础。

(二) 部族主义复兴是后冷战时代复兴社会主义的另一特征, 和中东部族传统心理密切相关

部族主义是“以一种粗犷的求生存的性质和一种坚持对一定程度的原始或氏族集团的忠诚为特征的现代以前的政治交往形式”^⑥。在贝都因沙漠中, 各部落之间近似无政府状态的环境培植出一种弱肉强食、有仇必报的部族政治心理传统。这种部族传统对复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主要在以下两个层面:

1. 部族传统使复兴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明显呈现一种集权型共和政治的倾向。复兴社会主义政权一方面超越了封建专制主义, 另一方面又算不上现代民主政体, 而正好处在二者之间。以伊拉克为例: 一方面, 伊拉克复兴党主张武力政变推翻封建性的哈希姆王朝, 建立伊拉克共和国, 表现出民主政体的诉求; 但另一方面他们遵循中东固有的部族、家族政治传统, 依靠军队、秘密警察等国家强力部门和铁血手段维护自身的

统治地位, 渗透出专制主义的迹象。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子承父位, 继阿萨德为叙利亚新总统, 这种继承方式实际上是家族世袭制传统披上一件现代民主的合法外衣。

2. 部族主义复兴的另一个表现即萨达姆依赖部族身份巩固权力基础。海湾战争以后, 由于国际制裁导致中产阶级地位的下降和对复兴党支持力量的式微, 萨达姆的依靠力量越来越转向支持复兴党政权的部族。这些部族被重新武装来维持伊拉克各地区的秩序, 某些部族甚至拥有运载火箭发射台。为了赢得部族的支持, 萨达姆宣布以前废除的部族法也可以重新实施, 如允许对为保持家族荣誉而杀死不贞妻子的男子采取宽大的处理方式。^⑦ 部族可以公开利用部族名字, 可以与复兴党、军队和政府高官建立联系, 这在 1976 年是违法行为。在复兴党高层统治中更依赖于部落家族, 例如马吉德家族被授予高职: 阿里·哈桑·马吉德首先被任命为内务部长, 然后是国防部长; 哈桑·卡迈勒被任命为工业和军事部长。在 1995 年伊拉克国民大会中约有 60% 是部族领导人或者是其代表。^⑧ 这样做的客观后果是部族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开始崛起于伊拉克政坛, 部族势力成为萨达姆政权依赖的统治基础。

余 论

就复兴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来说, 它本身是反对外来压迫的产物, “它是借西方标准和价值观来与西方进行斗争的”^⑨。目前源于西方的全球化辐射是对复兴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挑战和冲击, 因此, 如何确保自己不被边缘化成为

¹ 参见李绍先等著:《一脉相承阿拉伯人》, 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24-126 页。

^④ [以色列] 艾森斯塔德著: 张旅平等译:《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8 页。

^⑤ Ofra Bengio, *Saddam's Wor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Iraq*,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ter 13.

^⑥ [美国]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 天津编译中心译:《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86 页。

^⑦ See Adeed Dawisha, “Identity and Political Survival in Saddam's Iraq”, *Middle East Journal*, Autumn 1999, p. 563.

^⑧ See Adeed Dawisha, op. cit., p. 566; Phebe Marr, p. 263.

^⑨ Bassam Tibi, *Arab Nationalis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202.

复兴社会主义面临的当务之急。首先，尽管复兴党政权国家在政治发展、经济变革和国际关系等层面都进行了调整和变革的努力，但是从理论命题的实践后果来说离全球化的目标还很遥远。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不自觉性、强迫性、先天不足的表象，在理论层面则渗透出缺乏凝聚力、兼容力和更新机制的特征。其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结束了复兴党在伊拉克 30 多年的统治。但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复兴社会主义在伊拉克的丧失政权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的失败与破产，叙利亚复兴党的继续执政证明它不会从此告别阿拉伯政治舞台。这也昭示着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世俗化的宏观背景和大趋势下，复兴社会主义应该不断完善改进自己的理论，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最后，复兴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将表现出双重性特征：一方面，将在叙利亚存在，继续影响中东；另一方面，将受到遏制，影响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并会做出一些适应性的调整。正如有的学者曾经指出：全球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化过程，它充满了痛苦和失意、挫折和代价、摩擦和斗争。¹ 民族间的互动、民族意识的生长和衰微、民族主义的崛起和下降，正是全球化过程赖以表现的基本事实和对民族主义进行挑战的基本形式。从文明交往^④的角度来审视，复兴社会主义在未来发展中应该用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文明思潮交往，抱着敬其所同，爱其所异、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的方式融入全球化大潮。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参见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1 页。
^④ 参见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47 页。

• 资料库 •

阿尔及利亚国家级风景园区

阿尔及利亚政府自 1983 年先后设立了 10 个国家级风景园区，各具特色，集中反映了阿尔及利亚生物、生态、景色等方面的独特之处。

	名 称	面积及方位	特 色
1	居尔居拉 DJURDJURA	1. 85 万公顷 在阿最西部山区	雪山、森林、河谷、湖泊、高原，以及动物：猴子、山鹰、野猪等
2	特尼亚—哈德 THENIATEL—HAD	3 616 公顷 在特尼亚 3 公里处	山峰、森林，以及动物：松鼠、野兔、黄鼠狼、鸽子、海鸥等
3	克雷阿 CREA	2. 6 万公顷 阿尔及尔南 50 公里	茂密的植被，以松树和杉树为主；林中蜿蜒的山路，可滑雪，可徒步
4	塔扎 TAZA	330 公顷 位于吉杰勒省	热带森林、沙滩、石洞、悬崖、礁岸，以及各类鸟群
5	卡拉 EL KALA	8 万公顷 位于地中海平原区	列为国家遗产及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区，旅游风景区、特色湖泊
6	百乐扎玛 BELZMA	7 600 公顷	优美的人文环境、丰富的植物和种类繁多的动物
7	古拉亚 GOURAYA	1 000 公顷 位于贝贾亚省	历史古迹，有丰富的考古资源和优美的风景
8	达西利 TASSILI	10 万公顷 位于阿东南部、撒哈拉中部地区	首批被列为国家风景园区，1982 年被列为世界遗产，具有独特地理风貌，并极具考古价值
9	阿哈加尔 AHAGGAR		最具考古价值，有 60~ 100 万年的历史古迹
10	特累姆森 TLEMSEN	位于特累姆森省	有考古价值，有文化古迹和著名森林

(资料来源：根据阿尔及利亚旅游部网站资料整理)

(闻 杰)